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六月戊子詔新復州縣知州軍並堂除選餘吏部選

司諫王巖叟言伏覩三月二十八日聖旨其見任職事官有舊帶待制已上職者並還舊職竊見兵部尚書王

存舊帶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後及二年乞補外郡朝廷除樞密直學士令再任存堅懇辭免竟不曾受告只自龍圖閣直學士遷兵部尚書今既立法許職事官帶舊職則王存止合帶龍圖閣直學士不合帶樞密直學士豈可以不受告之寵名便為已曾帶之舊職蓋張璪與存是親故因縁依傍以行私意衆議不平謂璪以姦邪附會致位政府聖明在上自當竄逐而陛下曲示涵容以存事體璪固宜惴惴小心以不欺為報而益

敢肆於為姦將陛下名器作人情故使外人皆曰王尚書帶察學甚得親家力臣既聞之不勝其憤按璪天資邪佞安於為私欺朝廷多士如無人賣國家美官如已物近又除文及韓宗師之類固非一事陛下如何可防一日萬幾防之得無勞乎宗廟至重陛下何不求賢以自佐而使聖心日逸而無憂也伏望睿慈早賜罷免以清聖政為天下福臣不勝懇懇納忠之至貼黃王存元是龍圖閣直學士因何便帶樞密直學士今改正施行

亦足使姦臣知懼不敢公然欺罔陛下矣陛下近因韓
絳辭免宗師除命遂從其請恩意不傷事體以正中外
之人無不仰望聖德己丑御批兵部尚書王存元是龍
圖閣直學士近因復帶職何故却除授樞密直學士可
具因依進入中書省奏王存昨自龍圖閣直學士知開
封府淵二年除樞密直學士未受命改除兵部尚書今
尚書復帶職為存已曾除樞密直學士難以却除龍圖
御批見任職事官近降指揮有舊帶待制已上職者並

還舊制聞王存舊帶龍圖閣直學士雖曾除樞密直學士緣當時辭免不曾受告若依新除指揮合與不合便除未受告之職可議奏進入中書省奏存昨任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又除樞密直學士未受命間緣官制改除尚書更不帶職經今二年近降指揮職事官許帶舊職若却除龍圖閣直學士即降職一等此據御集王存除密直在四月十八日既而輔臣入對太皇太后問主王存者誰邪門下侍郎呂公著言臣實與三省共議太皇太后曰聞王

存附會王安石進不以正公著曰安石初執政時未建東西府存與安石對門居踰年不一過之士人至今稱是太皇太后曰若然則無疑矣　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言榷茶司買馬場幷綱馬上京及支過本路糧草等請歲計數令榷茶買馬司以頭子錢撥還從之庾寅通直郎根究上供錢物張升卿言綱運入門令門司置籍錄部押人姓名起發月日物色名數申所屬省部寺監下庫務交納庫務具年月日正剩欠數申寺監

從之　太常博士呂希純言皇帝親祠明堂請依皇祐及嘉祐熙寧故事復設小次俟皇帝初獻畢禮儀使奏請歸小次三獻畢奏請就版位恐議者以元豐新定禮文皇帝立於阼階故因去小次請自今仍舊設於明堂午陛之東太廟即設於東階之下太常寺參詳景靈亦合設小次於東陛之下從之

辛卯監察御史陳次升奏（編類章疏六月五日）竊以民財有限取之不可以過多邦賦有常用之不可以無節熙寧以前

上供錢物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歛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務刻削以為己功若減一事一件則據其所減色額責令轉運封樁上供别有增置合用之物又令自辦上供名件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日惟不足既無家資之可助又無鄰粟之可貸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來乃自乎是且人生而莫不有惻隱之心豈無愛民之意比年監司多以掊取相高者蓋迫於歲計不足其勢不得已而然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輕徭

役薄賦斂澄汰掊克崇尚忠厚天下之人莫不咸被德澤歡欣鼓舞屬心内附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然而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竊恐異日供應不辦官司則有失職之責茍欲避免侵漁之患復從而至何足以上副陛下仁厚之德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勘會熙寧以來於舊上供額外敷行封樁錢物並與放罷庶使官吏不至過有誅求而民無騷擾之患

癸巳詳定役法所言臣僚上言應坊場乞罷實封投狀

之法立中數為額詔韓維等相度以聞欲乞以前界買名錢委本州看詳若累界有增無減即取累界中次高一界為額前後拖欠數多及累限無人陳狀雖有人承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以上者縣相度減定申州與轉運司次第保明申省仍立界滿承買抵當約束餘並依舊條從之新舊錄繫此事於十一月四日按八月二十二日戶部言出賣戶絕田宅已有估覆定價欲依買撲坊場罷實封投狀從之然則八月以前實封投買坊場法固先罷矣又按劉安世言元年六月七日有敕罷實封投買坊場法以此二事證之新舊實錄必誤今自十一月四日移入六月七日編錄條貫亦六月

七日聖旨呂陶乞罷實封附四月却至月末劉摯正月九日先有論列此蓋從陶請也

甲午朝散郎吳革為江東轉運判官尋罷之先是轉運判官三員革替齊堪而劉拯尚在任有詔止除一員故也革罷在十一日今并書之　詔諸路轉運司每歲支移折變並須躬親審度地里遠近順便體問收成豐歉去處遵守詔條禁戢官吏務從民便　復安州景陵縣為復州郢州漢陽縣為軍漢川鎮安州雲夢鎮荆南玉沙鎮板江鎮建寧鎮歸州興山鎮並為縣　戶部言百姓昔年請鹽

謂之蠶鹽及至絲蠶之時大有所濟然後隨處納錢入官昨因言者罷所俵蠶鹽止令百姓虛納鹽錢於義未安請依舊俵蠶鹽從之　樞密院言西人遣使入貢計會地界合要承旨司官同共檢詳本末計議事體詔左司郎中劉奉世權樞密院承旨公事候邊事了日依舊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竊以國家之患莫大於發政行令而人敢違人臣之罪莫大於邀功罔上而為國生事記曰不從令者死於律擅興千人者誅蓋自古失御臣

之道使其淩上召亂而後患有不勝言者多必緣此然
則法令不可不嚴而人主不可不察也臣伏覩去年三
月六日陛下登極赦書應緣邊州郡仰長吏巡檢使臣
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靜守疆埸勿令
騷擾命令既下邊境之上風塵頓息蕃夷之情感服面
內當此之時知太原府呂惠卿輙於四月中旬被受赦
敕之後連遣部將折克行訾虎相次以數萬人入西界
討蕩所得首級皆是淺邊老弱虛夸以為功而官軍人

騎死傷甚衆未幾西人復仇以五月犯塞疆臣戰没士卒陷亡臣以謂勞師動衆奏功不實以至結怨外夷猶未足論也而其公違詔勑擅出師旅實無人臣之禮則其罪不可以不治謹按惠卿遭遇㬥起初不以道幸嘗備位執政不深惟大義報國乃欲造非常之功圖再進用且邊陲本自無事又陛下新即位銜恤諒始豈遑用武故上循祖宗以來踐阼故事加惠邊圉禁相侵擾丁寧戒諭所以休息軍民慰安夷夏詔號宣布明若日月

可謂至恩感德人情孰不欣戴而惠卿以前兩府居帥守之任所宜與國家同休戚將順至意以鎮方面乃敢用貪功幸進之志為此亂階夫違棄制命虧臣子之道其罪一也當陛下諒陰之中謀動干戈其罪二也受神宗遺詔未踰月而忘哀疚之情覬幸功賞為大不忠其罪三也致新天子命令失信於四夷其罪四也開外夷之隙至今警備未得安靜其罪五也夫惠卿天下知其為姦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大惡也臣恐防微杜漸朝

廷不當涵養而不慮也昔漢之王恢欲徼一時之幸於匈奴故為馬邑之役孝武許之是恢欲奉詔以從事也然後以謀出於恢故下吏不赦使恢自殺馮奉世出使外域以便宜擊莎車立功萬里終以擅命不侯蓋古之人御將審兵法義如此若惠卿則非如恢之請命也又非如奉世之止於擅命也被新詔勅禁約甚明而廢格不顧是叛命者也方陛下嗣政之始以威福信義懐寧天下之時而第一命為强悍之臣叛違而不從欲朝廷

無所誅詰上下不敢誰何臣知陛下異日有大政號將不足以令天下而信四夷姦臣之逆命心輕國憲者將接跡而動矣臣位中執法職在糾治姦慝伏請以臣章付外議正惠卿罪狀考古之義依律處分以申大公之法為姦雄之戒貼黄稱强臣廢詔出兵則何事不可為也伏望深察只於樞密院契勘見得出兵月日在三月六日赦令約束之後虧損國威失外夷之信不可不行誅竄又稱臣聞惠卿在赦前曾有管勾麟府軍馬張之

諫陳説出兵不便惠卿怒其異議奏黜之諫於是部將恐懼既而三月六日赦敕繼到又有折克行引赦書指揮申説而惠卿不聽使克行等於四月十七日犇十九日入界又稱或謂惠卿恐於赦後曾有奏稟臣以為不然蓋三月六日赦計程到太原當在中旬間而出兵在四月十七日則必非奏請得旨而後行也借如曾有奏請亦是違敕如許之出兵亦止是三省樞密院經歷去處不合依從施行而於惠卿擅興之罪不繫奏聞皆無

所逃也又稱惠卿自以罪大必將有禍遽然託疾颺去
力求宫觀差遣意謂朝廷雖有行遣不過如此故先自
處置此足以見其姦猾今陛下若謂惠卿已是閑局有
所寛貸乃是正中其計則朝廷法不復可振而悖慢之
臣無復忌憚非國家之福也又稱惠卿自罷執政日夜
規圖再用謂非造奇功則不可以復得兩府故逢迎朝
廷專意邊事陜西已然之禍更不復論自初至河東即
為將士分番之制變亂戍守舊法故兵制大壞邊備浸

弱調麟府兵民遠出以耕塞外從來兩界不耕之田虛內以營外坐困三州虛張所入欺謾朝廷又稱惠卿天資凶險其辯詐如少正卯其姦邪如盧杞始自小官附王安石進用事安石有父師之契一日當權遂與安石為死仇起鄭俠之獄以廢逐安石弟安國平時與安石以利相市以私相求及黜知陳州乃盡以安石所通書簡繳奏上以傾安石棄理背義天下賤之兄弟前後於淮浙怙勢殖產脅州縣其事非一四海所共知今來違

勑起兵一事尤駭羣聽實見無君亂常之心伏望早賜誅竄以快中外之憤　左司諫王巖叟言臣伏以人臣之罪莫重於違君命以貪功莫深於開邊隙以遺患有一於兹法所不赦准元豐八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極赦書應縁邊州府仰逐處長吏幷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戸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静守疆埸勿令騷擾陛下所以謹始防微之心可謂深矣可謂遠矣伏見前知太原府吕惠卿立心悖逆輕易朝廷當年四月内故違

赦書兩次擅發兵入西界三角川聚星泊以來肆意討蕩致西人五月間復以千五百餘騎犯葭蘆寨供奉官王英為之戰死惠卿為國生事結怨連禍甚明西人性重報復既邊隙一開豈獨王英一死而可已後日之患將源源來矣此首惡之人所以不可不誅也按惠卿陰譎狡獪具足小人之材凶險姦回兼備羣邪之惡昔為參知政事竊弄威權震懾天下公行欺罔人莫敢言賈下之怨歸於朝廷幸先帝明照其姦早加斥遠不得久

居中用事不然善人無類而生民塗炭矣其天資殘忍而好貪躁輕而喜動雖處於外亦未嘗少務安靜以生靈之患國家之憂為卹所以果於違命而不懼敢於擅興而無憚方先帝升遐臣子宜哀戚之際而猖狂於弄兵大不孝也方陛下登極大臣宜惴懼之時而驕恣於犯令大不忠也使朝廷不知則已知而不正典刑何以行命令何以嚴法守何以折姦雄之心而消變於未兆伏惟陛下即位赦書非常赦比四夷之心固將信而倚

之以自安始踰月而方面大臣首不奉詔罪豈可赦使陛下即位之初失信於外夷者惠卿也陛下今一不治他日邊臣有引惠卿為辭而擅興逞志者陛下何以責此不可不思也使惠卿有功且不可恕況其無功使當常時且不可容況在初政伏望陛下奮獨斷之威正大姦之罪以令四方先王謂刑一人而天下服者若惠卿其人也惟陛下勿疑以明國憲之不可亂社稷幸甚

右司諫蘇轍言臣聞以堯為君而舜為之繼四凶之惡

不得而容以武王為父而成王為子管蔡之罪不得而赦何者㐫德貫盈邪黨蕃熾用之足以熒惑當世存之足以遺患將來是以聖人下為百姓遠慮後為子孫深憂逐而去之靡有疑志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陰不言太皇太后陛下委任大臣政出房闥而存養元惡隱忍不誅人知後患懼者甚衆臣近曾奏言呂惠卿禀性㐫邪罪惡山積自熙寧以來所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法皆出於惠卿之手至於輕用甲兵興造大獄凡害

民蠹國之事皆惠卿發其端故近歲姦邪惠卿稱首臣於前奏論之稍悉然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惟朝廷近日掃除羣慝如吳居厚蹇周輔呂嘉問宋用臣等皆以一事誤朝即加流竄今惠卿兼有衆惡自知罪大託疾求閑而朝廷因亦不問臣恐國之政刑從此大廢今中外士大夫見惠卿獨得不誅皆謂言事之官有畏强凌弱之心執政大臣有吐剛茹柔之意朝廷用法不平撥拾蜂蠆朓遺鯨鯢貽患後人取笑千古因此羣惡小醜

已得罪者亦皆不伏伏惟二聖臨御至公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於用法不應如此臣愚竊料聖意必謂方今蝉事略除羣枉消退惠卿既領宫觀不足復誅故稍加闊略以安反側臣退復思慮終謂不然惠卿姦人之雄用意不淺無病而去有伺隙之心使之一旦復攝尺寸之柄必致天下之患若不以時放棄深折姦謀臣恐朝廷未得安枕而卧也伏乞檢臣前奏付外施行俟元惡已除然後洗滌瑕疵以安中外不為晚也臣不勝憂國

愛君之切不顧死亡以犯凶人惟陛下裁幸　右正言

王覿言覿言不得其時附摯轍言後　臣聞自古中國有以致外夷之

患者其端固不一也然大要多因守邊之臣貪功生事

而侵擾之積以成釁其禍乃深故漢武帝用王恢聶壹

之言絶匈奴之好以興馬邑之師已而無利其後連兵

不解者數十年唐明皇因孫誨趙惠琮之謀背吐蕃之

請以有清海之戰初雖一捷其後官軍陷沒者數萬人

如武帝明皇可謂英睿之主矣然一為邊吏所誤渝盟

爽信以快一時使生靈肝腦塗地財殫力竭為後世笑
可不為之痛惜哉故為國深慮若貪功生事之邊吏置
之法而無赦則庶幾得所以懷外夷安邊境之道也臣
伏見資政殿大學士呂惠卿前知太原府於元豐八年
内違敕差折克行等於四月十七日入西界三角川以
來討蕩及差第一將訾虎於四月十九日入西界聚星
泊以來討蕩第二將及麟府州蕃漢士卒及添差之兵
無慮二萬人騎故結釁於彼而我之士卒陣亡及傷而

見姓名者數百人隨軍子弟不與焉支過賞功及陣亡輕重賜銀絹二萬餘匹兩犒設及其餘錢糧又數萬計致西人却於五月中引千餘騎犯邊至葭蘆寨供奉官王英以戰死兵士陷沒者六十餘人自是惠卿內懷憂恐作守備於極邊難得水草之地添屯兵馬虛費極多臣訪聞惠卿出兵之時邊境本自安靖徒以元豐八年曾有朝旨倏往忽來為擾耕之計惠卿緣此於去年春間面諭諸將及遣邊官諷沿邊將佐甲乙出兵蓋欲事

成則功歸於己不成則罪在將佐而已故管勾麟府路兵馬公事張之諫不肯隨順申請惠卿挾怒奏黜人咸究之未出之間三月六日登極大赦既到折克行以赦書指揮不得侵擾外界未肯出兵惠卿不聽故克行等乃以四月十七日十九日入界臣伏讀三月六日赦書應緣邊州府仰逐處長吏幷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静守疆場勿令侵擾此朝廷之美政陛下之威德也凡州郡赦書初到之日集官

吏軍民而宣讀焉聖恩深厚孰不咨嗟四夷傳聞當亦
感泣盖皇帝陛下即位之始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以
神宗新棄天下聖心悲哀豈遑武事故須慰安外夷休
養兵民俾兵民安土而無荷戈之憂外夷歸心而無擾
邊之患然後可以見中國禮義之舉可以申聖孝諒陰
之情也而惠卿志不在哀心輕赦勅僥倖功賞妄興師
徒使朝廷内則致疑於兵民外則失信於外夷虧損國
體蠹傷聖政皆惠卿之由也臣檢會本朝自建隆以來

南郊等赦並無前項不得侵擾外界等指揮惟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登極大赦戒勅邊吏與去年三月六日赦文正同於此既有以見祖宗謹始之先務又有以知陛下承祧之深意也是則於國家之體所繫豈輕哉凡厥邊臣敢不恭命惠卿嘗為執政方握帥權朝廷禮遇不為不優國家委寄不為不重所當將順聖德彈壓邊陲若提封之内敢或違敕弄兵輙侵外境自當決行軍法以嚴天子之命以為邊吏之戒安可自為亂階身

犯詔禁渙汗之號方悦於羣情無名之兵已駭於衆聽如此則吏民豈復以赦書為可信外夷豈復以中國為可親四方豈復以朝命為可尊後世豈復以祖宗為可法陛下以惠卿之罪為微邪以惠卿之惡為可恕邪以惠卿之罪為微則自古以來廢詔逞兵戕民辱國者皆小罪矣以惠卿之惡為可恕則自今以往欺君罔上壞法亂常者皆可恕矣或謂惠卿雖無遵用赦書之意亦豈敢更不奏請而遂出兵哉請不請固非臣之所知而

其為罪惡則均也使惠卿不復請而遂出兵則是直廢
赦敕無人臣之禮罪不容誅若引赦為說而有請焉亦
不過張大出兵之利以欺罔朝廷以邊帥之請而信之
不疑則適足以致非禮之舉失信之過盡歸朝廷也為
臣不忠孰甚於此伏望朝廷察惠卿妄興師旅違聖孝
之情廢格赦敕無人臣之意開異日邊鄙之患僥倖功
賞志不在哀內致疑於兵民外失信於外夷虧損國體
蠧傷聖政早行誅竄以為天下後世不孝之戒又言臣

今來竊聞惠卿出兵之前曾有奏請伏慮朝廷為其有奏請而薄其罪臣請畢其說惠卿之罪在廢赦出兵不在奏不奏也奏而廢赦其罪重輕相去無幾惠卿奏請之意臣固不得而盡知然臣竊料之其說有二而已其一不過謂元豐中曾有詔旨為擾耕之計妄云與赦勑兩不相妨而可以出師則是惠卿引前詔以惑朝廷而乞廢赦也其二不過但以師期來請而不及赦則是惠卿心輕赦勑而直廢赦也引赦與不及赦雖異其廢赦均

也朝廷不允其請乃是惠卿欺罔之計不得行而已朝廷允其請乃是惠卿欺罔之計得行而已欺罔之計得行與不得行雖異其為欺罔則一也臣竊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初首宣赦勑欲以著大信於外夷申大戒於邊吏也乃因惠卿一舉而壞之本朝自太宗以來登極大赦指揮不得侵擾外界六世所共守也乃至惠卿一朝而廢之陛下謂惠卿之罪猶在可恕乎其所以為罪豈在奏與不奏之間乎　監察御史韓川

孫升左正言朱光庭奏伏聞蔣之奇自擢發遣運江淮

忽除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之奇小人不足以當斯任伏

望寢罷以協公議御批蔣之奇除待制知潭州告可只

今進入如已發出即却行勾收三省進呈罷之政目八日罷之

右司員外郎文及為衛尉少

卿從其父彦博請也政目在初四日今從實録

奇待制潭州指揮元指揮在五月二十六日

左司諫王巖叟言

臣上章言執政差除文及韓宗師有私意後契勘得不

出於宰相特出於中書侍郎張璪雖左丞清臣右丞大

防皆可責然主意者璪也所以外議罪璪為深幸陛下
至明自見其失因二老之請而罷之中外之人無不竦
服陛下聖斷若知恥畏義便合待罪自引而頑然不以
為非有慢上之心臣又言除王存帶樞密直學士不當
璪與存親亦出於私尤為著見竊聞陛下批降聖旨問
其所以臣不知作何對陛下料别無道理可言不過説
資任高年月久又不過妄引體例要之皆非也今來勅
旨只令帶舊職則一切浮辭都不可用此事只一句可

了畢竟樞密直學士不是王存曾帶之舊職盡是妄生議論以塞聖問緣今來勅旨只令帶舊職而已非舊職則不合説及陛下至明自可以見不待臣言明知其非而不行改正則今後權臣安於為私而無憚矣知陛下容之也臣有言責不敢不爭璪之姦權弄威福以賣朝廷者如此此非可以為大臣持國柄積日累久惟有損於朝廷殊無益於陛下也臣為諫官坐觀害政之人在廟朝豈可不言然非臣嫉之也天下公議之所嫉也

臣特以天下之心告陛下耳願陛下以公議為卹早賜
罷黜以幸天下
乙未光禄少卿趙令鑠言自來宫闈令當出神主參畢
升殿其光禄閱視之官亦合先行參神之禮下部請光
禄卿凡祠事豫升壇殿點視實設禮料依宫闈令先行
致恭再拜然後升壇陳設從之
戊戌詔自今職事官帶學士待制者隨駕其不帶職合
隨駕者仍舊　又詔知軍州路分兵官州鈴轄兼將並

理本差遣到任年月日為任其按試將兵自依將官年月法　又詔罷制造京城樓櫓　詔自今科場程試毋得引用字説從殿中侍御史林旦言也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可考

左正言朱光庭言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乞重行黜責詔誠一特責授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許於本處居住五月十八日責授客省使太平觀紹聖元年正月七日追復舊官　右司諫蘇轍言臣竊見唐命尚書郎常選用文行政事之臣以分總庶務神宗皇帝始復唐室舊制其於用人最號重惜今

陛下臨御一新庶政朝多清流貪殘之人不當復寘省
闥謹按金部員外郎呂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薦
和卿始以奏補入仕賦性愚騃方其歷任未成考第而
惇稱其所至有聲當時士人無不竊笑其後與惠卿共
建手實簿法惠卿方任執政使和卿上言而惠卿力行
之其法以根括民産不遺毫髮為本以獎用憸險許令
告訐為要估計家産下至椽瓦抄劄畜産不遺雞豚天
下騷然如被兵火紙筆湧貴鞭笞恣行然其為術迂踈

卒不能得民要領先帝知其不可遂要不行近日蹇周輔以賣鹽得罪吳居厚以摧鐵蒙責呂嘉問以市易被逐宋用臣以導洛遠徙至於蹇序辰鄭亶之流一罣其間皆不逃譴而和卿首為簿法害民之多過於鹽鐵等事獨安然不問竊據郎曹賀之公議實失邦憲兼之頃任考功日其兄溫卿任秦鳳提刑明知添支米麥不許割移他處和卿私利西邊軍食價高割就溫卿本任作弟姪名字請領虧損邊計以益其私蓋其兄弟貪冒無

恥從來如此雖事在赦前而竊據清要公議不允伏乞朝廷重行黜責使清濁稍分以警在位詔和卿權知台州

衛尉少卿陳侗知陝州侗出守必有故當考初八日文及已除少衛尉

知濟州朝請郎叚繼隆特勒停權知開封府蔡京特罰金二十斤繼隆坐妄冒奏薦恩澤而京失根治也孫升蘇轍

呂陶奏已見前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見中書侍郎張璪天資傾邪不知忠義立朝行己阿諛柔佞明附憸人無自立之節其始進也以邪說奉王安石其稍進也以姦謀

附呂惠卿其後隨王珪諂蔡確黨章惇數人之性雖不同而璪能探情變節左右隨合各得其歡心自陛下更置大臣登用舊相以圖政事中外皆謂璪不能容於其間矣既而詭情偽行俯仰潤入又復安身藏跡如此之久陛下察璪節行尚可使列大臣則無乃為朝廷累哉蓋非徒無廉隅苟祿而已也乃於緩急投隙伺便營私作過近日差除多負公議見文彥博韓維進拜於五月初秉兩䆳相未謝之時引文及為都司韓宗師直秘閣

以迎悅之賴彥博幷維兄絳力辭而止近制六曹尚書至諫議以上限年帶學士待制之職此事徒亂官制無益政體其議專出於璪蓋上既有以結其同列而下又以此悅於衆人其中如王存樞密直學士尤無義說存璪之婚姻家也存昨再任開封曾進此職存當時辭免而罷近制指揮本為職名之舊曾帶者則還之存雖除而不受則不得為舊帶職不知以何名今復之璪自以得罪於天下懼不得留於朝所以盜弄名器自施恩以

結援助臣戴惟人主以至誠遇大臣苟得同心協德之人則可以舉國聽之委任責成而已乃若懷貳徇私則雖聖明在上安能事事防禦之哉臣向者上殿兩曾論奏璪之姦邪臣恭聞聖意以謂曾經受遺未有顯過不欲傷恩臣是以久未論列今璪過有顯狀士論所疾伏望速賜睿斷罷璪職任以清朝路以副公議（元祐元年六月十二日）

己亥禮部言近制尚書侍郎除改別曹免入謝郎官亦

當免從之　蘇軾言乞應坊場河渡免役量添酒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僱人及應緣衙前役人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於別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戶部於別路移用其有餘去處不得為見有餘錢額外支破其不足去處亦不得為見不足將合召募人却行差撥從之　左司諫王巖叟言新制諸州軍通判每年許舉選人一名幕職州縣官改官判司簿尉充縣令間舉然郡府有小大不可無等殺請分州

軍為三等十邑已上歲舉三人改官職官令各一五邑已上歲二人令一改官職官互舉一人五邑已下如新制無邑者不舉從之內兩員通判者分舉新舊録但稱有司按王巖叟奏議前後皆從巖叟建請今明著其實前請見四月三日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伏以內朝之有侍從省曹之有長貳非學行論議材識聞望足以羽儀朝廷冠冕士類何可以安處茲選也竊見刑部侍郎崔台符人物凡猥資性狡佞本以諸科挾法令而進熙寧中王安石破律改

條變易輕重台符附會新意因得進用其後議建大理獄擢諫議大夫首冒卿選先皇帝折獄平刑未嘗專任己意故一切付之理官庶得其情而後决也台符既預獄議遂當付倚不能平心奉承德音而乃陰肆姦利謀結權倖方是時石得一以探報為事每坐獄者台符必迎伺其意之所在鍛鍊吹析遷就其言而成之舞文罔陷多失本情昨來初建六官執政私之又玷刑曹之任士望物論于今不平近者朝廷深悼得一探報之冤都城

刑獄之濫已罷官局取索公案看詳叙理究抑之獲伸者衆矣則前後理官上下其手於其間者他日必有行遣台符實為首惡曾不引退尚敢安然據其職任恐非所以慰安士民之望也伏乞睿明先次罷台符本職且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令别聽指揮更選清通忠恕之士典領刑曹以副陛下寛大矜恤之意庚子刑部侍郎崔台符知潞州　福建提點刑獄喻涉薦前安州司戸參軍陳烈行誼詔以烈名在仕版自仁祖嘗以學官命之

而棲遲衡門不起宜從其所尚特授宣德郎致仕　詔
吏部重修簡要選法以聞　又詔雜役配軍諸路州軍
並配本州牢城在京者元配廣南分配東西窑務三千
里者配車營務二千里者分配廣固指揮自今犯杖以
上罪並依元犯配行　蘇軾言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
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為重税
賦難催處以戶長為重土人不閑書筭處以曹司為重
難以限定等第一槩立法若衙前招募得足即須將以

次重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請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相度立定本處色役輕重高下次第以最重役從上差撥從之　詔學士除尚書學士待制除侍郎並許帶職中丞給舍諫議更不帶待制若除他官及外官者侍郎至諫議並換待制尚書換直學士即進擢責降者勿用此例前降中丞侍郎給舍諫議一年加待制尚書二年加直學士指揮勿行從王巖叟之言也

巖叟言附三月二十八日　門下侍郎司馬光言臣於去年四月二

十七日曾上言乞並罷將官其逐州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具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嘉祐編勑以前之數臣自上此文字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近歳諸處多闕雨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禁軍盡屬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勢力逺出其下茍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為朝廷旰食之憂邪王者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豈可以恃

太平之久謂必無此等事邪又自祖宗以來諸軍歩曾在營常分番往縁邊及諸路屯駐駐泊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鬬習山川自置將官以來苟非有所征討全將起發與將官偕行外其餘常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性歲月滋久恐難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準備差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監押員數亦如舊計官重複虛費廪禄凡將官之設有害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

知之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將官已前之法其諸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式遏或棄城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斂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平時驅從且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哉　右諫議大夫孫覺言將兵之禁宜可少解而責之所在守臣與州郡兵官可乘此時令所在廣行

召募稍補前日之額循祖宗之法使屯駐三邊及川廣福建諸道州軍往來道路足以習勞苦南北番屯足以均其勞佚詔陝西河東廣南將兵不輪戍他路河北輪近裏一將赴河東界諸路逐將與不隷將兵並更互差發出戍別路赴三路者差全將或半將餘路聽全指揮分差仍不過半將如本路州軍闕人安撫鈐轄司相度合銷人數移那亦不得過半將具軍分人數申樞密院半年一替因出戍別路而住營處闕人者本路安撫鈐

轄司那移應副不足即奏取旨東南川峽闕人路分樞密院相度添戍兵諸路將副在州駐劄不係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鈐轄兼充者並差將官一員兼本州都監却減罷本處鈐轄一員止一員者不減其本單將駐劄處勿復差兼舊録云時光等雖欲盡罷諸路將官以壞神考兵制而樞密院難之新録辨曰實録直書時事廢興罷諸路將官壞兵制樞密院難之皆無所稽考刪去二十二字按司馬光及孫覺所建請雖略施行而將官訖不罷則樞密院當時必有議論要當具載曲折乃為詳盡新録但因舊文稍加刪削殊未安也當考

右司諫蘇轍言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患也罷而不

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向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為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闇於事情為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為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

禁而不可得天下既已病之矣今朝廷復修夏料納錢
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虛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
朝廷意仍在求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
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祿而
行重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
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
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
近降青苗指揮别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

不勝幸甚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六月辛丑詔尚書左右曹各輪郎官一員宿直其省寺監官輪宿除秘書省大理寺國子都水監依舊外餘並罷以刑部郎中杜紘言宿官夜無職事而有燈燭之虞也

壬寅禮部言坤成節上壽合用乾興年故事權罷止合拜表其在京并諸州軍依故事賜宴不作樂從之　又言蘇轍奏請明堂用皇祐典禮奉詔禮部太常寺同議以聞今詳皇祐明堂雖嘗徧祀然嘉祐末已經仁宗釐正至元豐三年宗祀英宗於明堂以配上帝專用孝經嚴配之文最為得禮之正蓋宗祀大典更累聖乃定將來季秋大饗明堂宜遵元豐三年定制從之轍奏見五月六日

誡約西蕃邈川首領河西軍節度使鄂特淩古詔曰昨

得卿父董戩文字稱身有重患必是身死蕃家國土事已教男鄂特凌古管勾朕以卿祖考忠順朝廷世受封爵已降制命令卿襲封及賜衣帶支給請受等卿繼世之初人情未一固當推廣恩信惠養一方今聞卿自管勾以來頗峻刑殺部族之衆諒不遑寧雖出傳聞未忘憂想卿宜以繼承為重以仁厚為先無恃寵榮務安種落副朝廷所以封立之惠思前人所以付與之心當畧出降詔端由

夏國遣閤使春約勒阿拉雅賽進貢以刑部郎中杜

紘押伴司馬光言臣近具劄子奏乞於今月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進呈文字復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令依前降指揮臣不敢再三固違聖旨然臣區區之心所以欲於八日入對者竊見夏國宥州有牒稱已差人詣闕計會所侵疆土城寨竊慮其日進呈上件文字此乃邊鄙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本不可不察臣自今年二月初以來累曾上言乞因新天子即位西人恭順之際早下詔書赦其罪戾待遇如故則控縱在我天子之體正休

兵息民夷夏之心安即不幸敵人或有一語不遜一騎犯邊則此詔不可復下無何臣在病假不得面論人心不同為衆所奪日復一日遷延至今敵先遣使來直求侵地指陳兵端辭意侵慢前所議詔書已不可下矣既失此機會即日使者至應荅亦難若悉從其所請則彼益驕而無厭若悉拒而不從則邊患由此而起今就二者之中寧為百姓屈己少從所請以紓邊患不可激令憤怒致興兵犯塞以困生民所以然者靈夏之役本由

我起新開數寨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可猶靳所侵地而不與彼必曰我自天子新即位畢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彼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之恥無乃甚於今日乎以小諭大譬如甲奪乙田未請而與之勝於請而後與若更請而不與則彼必興鬬訟矣此是非利害明若白黑臣竊慮進呈之際羣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不

毛無用之地結成覆軍殺將之禍兵連不解為國家憂伏望陛下決自聖志勿聽浮言為兆民計文彥博輔佐四朝熟知敵情此可謂軍國重事願陛下詢彥博以決之既而彥博論與光合衆不能奪光行狀云論西戎大畧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時與議者甚衆光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不知彥博議與光合是何月日今附見此七月八日范純仁畫三策以進亦言彥博與執政論疆事當即是七月初也紹聖二年八月七日罷分畫舊録載彥博議棄四寨以謂邊臣欺罔為國生事第恐不能持久却須自棄不如推恩給與當求全本增入史檢月日附此

詔應差禁軍係將兵不係將兵並衮同差使

新無廣南西路經畧安撫司言請邕州將兵與不係將兵差往寨鎮都同廵檢等處防托歳一代從之新無　尚書左僕射司馬光舉奉議郎張舜民通直郎孫凖河南府右軍廵判官劉安世尚書右僕射吕公著舉朝奉郎孔平仲承議郎畢仲游孫朴中書侍郎張璪舉承議郎趙挺之梅灝宣義郎陸長愈同知樞密院事安燾舉承議郎戚次仲太學博士王柄蘄州録事參軍廖正一尚書左丞李清臣舉宣徳郎陳察太學正晁補之常州晉陵

縣丞李昭玘尚書右丞呂大防舉奉議郎趙叡劉唐老

黄陂縣令李巋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舉宣德郎楊國

寳承議郎畢仲游太學博士張耒並堪館閣之選詔俟

過明堂令學士院試其在外者召赴闕四月十四日初有此詔張舜民

卯州人孫準踰子奭孫劉安世航子孔平仲文仲弟畢

仲游仲衍弟孫朴固子趙挺之諸城人梅灝熙六第三

甲蘇州人陸長愈熙三第四甲開封人戚次仲嘉六第

四甲開封人王柄熙六第三甲開封人廖正一豐三第

三甲安州人陳察熙九第三甲開封人晁補之李昭玘

趙叡熙六第四甲開封人劉唐老忱子李巋熙九第四

甲開封人楊國寳仲

元子張耒淮陰人

尚書省言應寺監事合具申會

應報從之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覩近制陞朝官各舉進士經明行修一人及陞等推恩理為舉主過犯同罪等事臣竊原朝廷之意患程試考校徒得文詞故更立此制以進實行天下幸甚臣退而熟計及考學士大夫之議以謂法則善矣然使陞朝官舉之不若使州郡以上舉之便臣謹條上利害按國朝舊制臣僚任通判知州乃得舉官蓋知人實難非行已謹閱事久誠未可責以保任今陞朝官無職罪若私罪重此外不計資任

不察能否諸科刀筆之吏一切得薦士此不可一也經術深淺問而可知也至於行義汙潔非鄉里庠序羣居久處毀譽素著誰能知之不拘路分但非有服親皆得奏舉臣恐流離之人虛偽見售此不可二也天下陞朝官無慮幾二千人則所薦士亦如之積累歲月不被薦者無幾矣人人陞等推恩無以示勸此不可三也議者謂朝士固皆選擇可任使之人然品流不一員品猥衆今勢利相市必有受賕造訟以撓陛下之法者臣誠淺

薄不敢臆度朝士大夫以為必然亦不敢以為不然然則選舉之利未見而奔競之俗先成此不可四也傳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計今天下之士一郡一邑隨其衆寡必有善士考鄉里之行詢庠序之論其勢親其事察無如州郡之吏至於監司則朝廷所任以按察臺諫侍從亦朝廷所倚以議論故臣願每遇科場詔下委逐州長吏奏舉經明行修進士一名仍以應舉實數二百戶為率不滿二百人聽舉一名每二百人加一名至三人

止監司轉運判官以上於本路在京臺諫以上於開封府國子監各許奏舉一名非鄉貫及不經學校或無可應詔並聽勿舉自餘陞等推恩理舉主同罪犯等事並依元降朝旨又言臣愚以謂三代鄉舉之制未易遽復欲少倣古則諸侯歲貢之法莫此為近伏望詳酌施行乃詔朝官通判資序以上人許舉保四月二十四日初詔

癸卯右司諫蘇轍言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飭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

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日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録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為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

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為意臣愚竊恐朝廷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為差實得當今救獘之要然使閭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乞聖慈檢臣前奏早降詔書具言所聞差役官吏情獘仍備録前後禁約曉諭中

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貼黄稱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降付看詳役法所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施行差法別有騷擾以致人言者若不早為禁約深為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畧賜省覽即見誚實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近者劾奏吕惠卿去年公違陛下即位赦文約束於四月出兵侵討西界乞正典刑未蒙處分風聞或者之言云惠卿曾奏禀臣以謂曾與不曾奏禀固非臣之

所能知然奏而出兵不奏而出皆是違廢制詔其罪一也借如赦後奏請不過以虛為實張皇邊患以取必於朝廷且是時神宗皇帝新棄天下梓宮在殯而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哀迷在疚此何時也而惠卿忍不恤國家大故乃敢違格詔旨以謀動師旅為請欲遂其貪功幸進之意是豈復有臣子之道哉赦書明言靜守疆埸不得侵擾外界乃陛下即位之始欲以安靜四夷况邊鄙本無一事惠卿何至廢敕而請之使陛下初臨萬

國命令反復不能著信義於四夷豈不重可歎哉當惠卿奏請之時朝廷不能愛惜命令亟行誅責既已失矣今來諫官御史交章彈論中外指議罪狀明白又以二三之言臧裂寛貸指事不原其心議法不當其罪則何以救命令失信之患何以開外夷向化之心何以為天下姦雄擅興者之戒伏望早賜睿斷按惠卿罪重行誅竄貼黄稱使惠卿於赦後誠有奏請即不知當時朝旨以何辭報之臣竊料朝廷必不於大喪哀戚中許其出

兵侵討外界自廢赦令也若惠卿在去年三月六日赦前舊曾承受指揮使之侵討縁三月六日赦書係是後赦自合遵禀元祐元年六月十七日二十二日再彈

甲辰四方館使果州刺史環慶路鈐轄兼知邠州謝麟換朝議大夫直祕閣知潭州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劉攽為直龍圖閣知蔡州攽以病自乞也　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禄奏疏留中不報　詔太學置春秋博士一員令本監長貳奏舉　資政殿大學

士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呂惠卿落職降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以諫官蘇轍等言惠卿姦惡及知太原府日違登寶位赦敕出兵西界故有是命轍等䟽在初八日

政目但稱轍言

右正言王覿言近制通議大夫已上皆通行磨勘故自推行官制以來或以特恩或以磨勘而轉一官比舊有實轉兩官以至三四官非所以愛惜名器也請自京官至太中大夫以上毋以磨勘轉官詔文臣磨勘待制太中大夫已上至通議大夫止餘官

至中散大夫止其中散大夫已上勞績酬獎合轉官者只許回授與子孫特旨陞遷不在此限　中書省言故高究王妻韓越國太夫人李氏乞推恩門客進士周汝楫依楊備馬驤試監簿理選限出官例吏部言按元豐薦舉令門客因廕補而授官者並不許參選新無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平江軍節度行軍司馬監南嶽廟張靚自陳罪犯乞送訴理所看詳按靚輒敢以真罪實犯累經勘正事狀文姦欺罔朝聽伏望罷所領嶽廟送吏部

監察御史韓

令授合入監當差遣從之張靚元係呂惠卿責官

川言朝廷更市易之法捐減所收息數宿逋放釋殆盡

自罷賒貸以來實用錢物交易日入過三百千收一分

之息月得九百千又未必滿一分也慮貸之陳積但及

五釐足以免罰則亦出之是月息纔四百五十千而倉

務共占官六員專副書吏庫級等不減百人月給俸食

錢千緡所收之息不補所費之半竊惟市易之設雖曰

平均物直而其事則不免計較以取利使獲其利實足

以佐用尚不可而又所收不補所費顧可為邪請於市易務監官監門內各留一員及實用公人催納欠負外結絕見在物貨畫日更不收買從之仍令戶部條析合措置事件以聞　右正言王覿言臣聞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古今之通患也故李悝耿壽昌為平糴常平之法以救其弊不惟當時人以為便而後世有賴焉神宗臨御之初柄臣建議廢常平舊法以散青苗錢搢紳之公論莫不以為非而主議者持之甚堅先帝聖明心知

其故初雖重違之而至於數年之後乃奮然獨斷令常平錢斛存留一半遇斛斗價貴減市價出糶收成時添市價收糴此有以見先帝知常平舊法之不可廢也然青苗錢未遂全罷者以主議之大臣猶在附會者膠固其說未可以遽破而已今二聖臨御善政無不行弊事無不革宜有以成先帝之志矣今年閏二月九日勑應係提舉官錢穀委提點刑獄主管依舊常平倉法命下之日四方歎頌以陛下聖德隆厚前古之良法先帝之

素志信可以行之於今日矣曾未數月遽復更易而所謂青苗錢者方且著為新令以重其事物論深以為駭而莫知其故臣竊料議者不過曰青苗既不立額而取人情願坐而得息有利而無害云爾果如此議臣且言其不然也夫取便出息貧下無知之人所甚欲也初無故而得錢孰非情願迨乎收斂之際即須追呼督促脅以鞭笞威以枷錮而後本息可得也且又將新蓋舊積累太多則以逃亡自捐之虐及妻孥累及司保者相望

於道路矣當太平無事之時而使其民無辜陷溺有至於此可不為之痛惜哉然則青苗之所謂利者果在於利民邪非民之所利則其說既見於前矣如曰利國則自古以來利不及民而國能獨利者未之有也必民利而後國利焉此惟常平舊法有之而非青苗錢之所能致也夫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乃必然之理也人果傷而離散矣區區青苗之錢能使之不離散乎農果傷而國貧矣瑣瑣二分之息能使

之不貧乎故不若穀賤不至於傷農而民敦本民敦本則田野闢而賦税增也穀貴不至於傷人則民樂業民樂業則百貨出而無求不得也夫如是則下何假於借貸之物而上何慕於二分之息故曰民利而後國利惟常平舊法有之而非青苖錢之所能致也臣竊惟先帝存留常平一半錢斛以行舊法誠務在於平穀價矣然今天下郡縣猶不免樂歳粒米狼戾價甚賤而不售凶年穀價騰踴民阻饑而死亡者何邪蓋郡縣之吏妄意

朝廷之法惟急於為利故於青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糴糶舊條則僅同虛設而又常平錢斛既分以為青苗之本則可充糴糶者自已不多是以穀價低昂而終未見其平也臣伏望朝廷罷散青苗錢依今年二月九日勑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志無使郡縣之吏以利心期朝廷而廢善法也惟聖慈詳酌蚤賜指揮施行貼黄稱先帝用大臣之議行青苗之法偶以一二言事臣僚所論過差常行降黜及行法數年之後左右前後

之人及諸路監司守令等豈復有議青苗法者哉惟頌
贊之言則日聞於前矣然先帝乃奮然不謀羣臣令常
平存留一半錢斛以行糶糴舊法者蓋深知青苗錢之
為弊而察糶糴舊法之為善也若其後臣僚有能將順
乞盡罷青苗行常平舊法則先帝豈不聽從以存留一
半錢斛之意而觀之可知也惟聖慈詳察覿自注云六月十八日
乙巳左司諫王巖叟言臣昨十六日上殿奏事蒙陛下
語及張璪臣力言璪邪巧多行私意不可以久在中書

蒙陛下再三宣諭已盡知璪所為且留待除服後教去令休著文字臣便合恭禀睿旨置不復言然靜而伏思臣任諫諍天下之事可諫諍者莫急於佞人在君側而不去孔子曰佞人殆殆者危也言佞人不去天下之危道也今佞人在陛下之側可不懼哉此臣之所以不敢自安而切切為陛下言也葢其朝夕得以惑亂聖聽賊害政事黨庇姦惡讒譖善良將無所不至最腹心根本之大患也此而不諫更諫何事臣非不知今日不言上

可以順承陛下之意下可以悦媚姦臣之心於臣之私甚為得計然臣安忍便臣之私而忘國家之便哉臣所以不避死亡之誅而犯逆鱗以告陛下必期陛下感悟早逐姦臣為社稷福也陛下又以璪嘗預受遺不欲責去臣謂陛下與其小不忍以容姦蠹傷家國曷若大有為而去佞光顯祖宗此則陛下之孝也豈可反以眷留欺罔先帝之人為奉承遺志惜大體哉可留而去之害義也可去而留之害政也若璪可為害政矣按璪奴事

安石死交惠卿羽翼王珪之徒唱和章惇以倚其外强陰結誠一以資其外援惟一唱一和交縱詭隨協為蒙蔽賈百姓之怨以歸朝廷不聞一言忠於先帝謂陛下所宜憤疾肆諸市朝以雪先帝之恨不謂陛下反容而留之鬱天下之公議也兼其今日循默保位惶恐畏罪猶或可容而敢乘間伺便為私不已以招人言致命令已出而復退法制既行而又改推其由來皆操唱議愚則斂歸私室怨則移在朝廷又中書機要之地尤當謹

嚴靜密瑑乃漏泄上旨攘竊主恩習為常態每三省差除或方都堂商量或在簾前準擬先請召其人面自語之具美者則不以為出於人主而以為出於已其不美者則曰此非我意又或言事官言其黨人則立召至其第以章疏中語告之使得奔走經營彌縫於上下其背公向私美威福以賣朝廷乃敢如此此豈可以為大臣處要地以腹心託之哉陛下未知則可既知而容之則姦臣將安於為私無復畏憚矣自古人君患在蔽惑不知

其為姦邪而誤用之今陛下聰明洞徹幸深知其姦邪
矣而猶用之不已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皇帝陛下春
秋方富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闥大臣尤當小心恭謹
外不敢為姦以易朝廷內不忍懷私以欺陛下乃忠臣
之義也觀璪之心乃幸兩宮聽政簾下而得以肆其姦
行其私耳以謂宜以大不恭不忠論安可容而恕之邪
陛下亦宜自固主權不可放與姦臣令侵侮也伏惟陛
下即位以來無改更一事不協人情無進退一人不合

公議求言若渴從諫如流何獨於璪斷斷如此也臣愚區區深恐累吾君全德之美陛下亦何得不自惜此清明之政邪伏望聖慈早賜罷黜以為姦臣懷私事君之戒天下幸甚小貼子稱臣聞璪近曾留身獨對必有自營之言惑亂聖聽竊計或佯為求去以探陛下之情或推過於衆以寛陛下之意誣忠言為譏論反私意為公心詭辭百端以求安身固位而已願陛下深察之又稱陛下至聖至明照察人情無所不盡須體量臣等違陛

下之情極是難事殆非大義所迫繫國家利害則臣等何敢不承順聖意故欲犯顏以取罪戾蓋國家之事有所未安而諫諍之職不敢自安也陛下以此察臣則臣之心宜可恕臣之言宜可取矣巖叟集自注云六月十九日上此

丙午司馬光言臣近曾三次具劄子奏乞與執政赴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云候秋涼雖聖恩矜憫隆厚無窮然臣既待罪宰相豈可不於簾前參陪國論況今已立秋兼臣自體當得筋力差勝於前可

以支吾只是無人扶掖全拜起不得欲乞如臣前奏候垂簾日許令與諸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同進呈文字并乞降指揮令臣每遇殿上問聖體及謝恩等合拜之時特令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許令臣男康扶掖仍乞傳宣閤門每遇臣入朝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從之丙午司馬光言請自今遇延和殿垂簾日赴起居奏事從之仍以足瘡詔許乘轎起居特免拜及令男康扶掖入殿此舊録所修也新録從舊　尚書省言近有司奏差踏逐官吏短使不以閑劇倒置乞不拘常制至有直闕吏部擬差多非

其人請自今除軍期邊防非常賊盜先有不拘常制並依舊例外其餘已得不拘常制指揮並罷自今並令依條奏舉應合差短使亦如之如違委御史臺彈奏從之

左司諫王巖叟言臣竊以人得於表裏不疑則可任事出於上下相應則易成此諸府之辟召羣司之奏舉所以不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甲差之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同罪非善

法也選才薦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人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復内外官司舉官法以允公議巖叟所言附見於此當詳考　左司諫王巖叟左正言朱光庭右司諫蘇轍右正言王覿等言臣等伏見近降朝旨以臣寮上言呂惠卿罪惡責授惠卿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竄以執鯨鯢於漏網稍正邦刑蓄虎豹於近郊終貽後患謹案惠卿在熙寧中恣行不義創立

奬法上以詿誤朝廷下以殘害海内計窮力詘黜居藩郡猶復妄希功賞輕用甲兵結怨西戎貽憂先帝罪狀顯白已不容誅至於私行險詖人所不為始與安石結刎頸之義終與王氏為尋戈之仇忠義蔑然詭變難測今雖自知罪大不容於世然猶詐稱疾病潛伺間隙譬如蝮虵猛獸雖蟄爾弭伏而凶性終在遇便即發若不深為圈檻投畀無人之境臣等恐其防閑稍緩竊出害人不然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為分司官在於常

人不為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既非常人
不當復用常法治也況復陛下即位之初明下赦書戒
敕邊吏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静守疆埸是時惠卿任河
東帥被遇先帝恩德最深自聞遺制略無哀慼日夜黙
集兵馬為入界討蕩之計及其遷延未發恐為敵所覺
知遂令兵馬司借赦書不得侵擾之文曉諭將佐以欵
賊計仍於四月十五日具奏上件事由於二十一日出
界夫登極赦書國之大信所以綏靖中國懷來四夷人

臣奉行敢有輕議今惠卿公然違戾出師伐國而又偕用其文設詐欺敵侮玩朝廷殊無忌憚推其心則出於無君論其罪則入於大不敬積其前後所犯皆在不赦朝廷縱欲貸而不誅只乞檢臣等前奏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臣等與惠卿初無仇怨但以為國去凶義不可已惟陛下特賜裁斷王覿自注此奏云子由撰六月八日巖叟言惠卿用兵五月十九日六月八日轍言惠卿罪惡五月二十一日光庭言六月二日十六日覿言用兵

丁未兵部言董戩果莊進奉大首領李沙勒瑪等各乞

官職詔李沙勒瑪補充本族副軍主歲支角茶十斤大綵十疋餘並依元豐七年故例大首領已有軍制職名之人轉兩資其小首領各轉一資
戊申吏部尚書孫永等議按商書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勲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歷選勲德實難其人恭惟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

謚文忠富弼秉心直亮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初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庭實為宜稱詔從之初議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吳充太常少卿鮮于侁曰勲德第一惟富弼耳本朝舊制雖用二人宜如唐朝止用郭子儀故事只以弼一人配享議遂定　吏部言欲將八路季闕從吏部與轉運司隨季互使從之政目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呂大防云云此年四月十八日詔又五年四月十八日吏部云云　監察御史上官均

言臣竊見吏部昨因大名府助教鄧無方等陳狀言八路指射勞逸不均事朝廷依本部相度將八路季闕吏部與轉運司互使竊緣昨自熙寧三年降八路差官敕推行已十五年大槩其獘有七諸路選人得替赴部須候春秋試法預選者方得差遣八路則不須試法隨意指射此不均之獘一也諸路赴部待試中否須經一年既差遣又須三年待闕必經七年方成一任八路則在任去替一年便許指射川峽廣南七年之間遂歷三任

此不均之弊二也又八路在任犯罪停替或體量罷任並許再指射差遣而見在吏部待次之人至有歷任無過尚須試法俟及一年方有注擬此不均之弊三也選人俸給替則隨罷待次一年方得差遣待闕三年方得赴任是四年之外方受廪禄其八路士人雖有待次亦許權攝差遣禄無虚日此不均之弊四也八路本土係特奏名得官人既免試法又就家便多只於本路指射大率多年六十以上學術凋疎精力疲耗又無人薦舉

不復有向進意往往貪冒營私職事不舉民受其病其弊五也八路仕宦之人遠者十餘年近者六七年居住既久知識漸多又本土之人就本路指射鄰州比縣不無親故任情囑託變移曲直監司耳目豈能盡察其弊六也八路監司遠於京師傲睨一路無敢忤者逐路官員雖例許指射然運司往往任情差定不復計功過先後之次逐官既就本路仕宦豈敢更自辦直以觸恚怒故以曲佞希合稍有權勢者多得先次優便差遣而孤

寒忤意之人坐引歲月不得注授其弊七也臣竊惟熙寧三年八路差官之意本因選人守任遠方有往來迎送之勞故立此法又省赴任選還雇錢之費然行之十有五年事久姦生弊多利少八路闕多而待闕之人少吏部闕少而待闕之人多見今選人到部該參選者七百餘人就殘零闕者共四百八十餘人員多闕少至有候一年以上方得差遣既得差遣待闕須近三年七年之間方成一任居閑之日多而祿仕之日少貧匱難進

誠可嗟憫以八路方之實為僥倖雖曰惠遠官之人而諸路之仕者實為不便則是惠者少而病者多其法不得不改也今有司立法八路季闕吏部與運司互使是前日不均之弊其半尚存自餘弊事如臣之所陳未能去也竊聞按送雇錢以每歲通計數不甚多自可以坊場河渡錢支給不至闕事臣欲乞將八路選人依昨來指揮京朝官大小使臣員闕並歸吏部庶使天下仕者厚薄均一吏部差注不至壅併選人待闕不至留滯深

為利便昨來指揮當考　左正言朱光庭言累赦應編管覊管人州縣尚有拘留者乞委監司檢察致免稽滯從之

詔登極大赦已前因虧少課利罰俸見今尅約未足者蠲之　熙河蘭會路經畧司言旺羅什族蕃部斯多格等探報西界信實携老小前來歸順乞與推恩詔斯多格與副軍主鄂鄂爾與都虞候　禮部言太原府交城縣民諸文自唐義聚九世二百餘年詔旌表門閭　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林旦監察御史韓川言臣等近

者各劾奏呂惠卿罪乞賜誅竄伏聞已有指揮止於降
官分司竊恐謫不當其罪國法不正人情不厭須至先
事再有論列緣惠卿巨姦宿惡暴於天下方陛下御極
之始憂恤深至此豈勤兵遠舉之時況赦書丁寧使之
靜守疆埸無得侵擾外界而惠卿無戴承陛下謹始息
民之意於神宗棄天下月餘内興師二萬深入羌境屠
殺老弱希功幸進借曰曾有奏禀已是廢違赦敕謀為
擅興借曰赦後朝廷曾有可報亦是因其欺罔奏請則

惠卿終是兵首矣致陛下即位詔命失信義於四夷則
後日將何以令天下此臣等所以不得不言也夫惠卿
弄兵作威既已無人臣之禮則原心議罪所宜合天下
之公棄惠卿天資凶邪勇為不義怙勢以殖產造法以
害民引置姦憸傾害良善興起犴獄以快私而報仇生
事邊境以安意而求合外則脅制州縣內則欺謾朝廷
無毫髮報國之忠有桀驁無君之意臣等以其實跡前
已歷言夫欲去惡草不拔其本根而徒芟薙之以平日

前則他日必有滋蔓之害欲除惡獸不亟殺之而徒置於圈檻是使其養爪牙而積怨毒一旦分裂而出則噬人必矣今惠卿官為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就而起之何所不可異時復出臣等知衣冠之禍生靈之害有不可勝言矣非徒衣冠生靈而其患必及於朝廷此又臣等之所以區區而不能已也陛下比德天地務在包覆然人臣之過有大小於其可赦而赦則謂之恕若置巨蠹而不問謂之養惡虞舜至仁也若共驩苗鯀不竄不殛

縱其惡於天下何以循堯道而為至仁是以行之而無疑伏望稽考虞舜誅四凶之用心據惠卿罪狀去邪勿疑别賜誅竄以安天下貼黄稱惠卿智謀險薄天資嚚頑又朋黨布列中外根芽盤固今來制命若不明指姦惡以告天下必須怙終飾非騰起怨訟熙寧中挾勢殖產詔獄窮治姦贓已露一旦僥倖使有過之弟併當其責士大夫至今不平推其所為不可不虞也又貼黄稱今降官分司於惠卿都無所損是徒撩之使其中心怨

憾益深異日患禍益大反不若不謫之為愈也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奏此第二疏在十七日　兩浙轉運使許懋為秘閣校理知福州

己酉復汝州龍興鎮桂州永寧場為縣　陝西路轉運司言請熙河蘭會路糴買糧草與經略司同共計置從之

辛亥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從諫官王巖叟等四人所奏也內批付三省云

惠卿罪惡貫盈雖已施行而臺諫彈糾不已難居善地
可竄逐一遠小處以允公議始惠卿責授光禄卿分司
南京蘇州居住中書舍人范百禄草制有云朕承先帝
大烈懼弗克勝而法𡚁不可以不更張民勞不可以不
振徳稽其所自汝為厲階右僕射吕公著以手簡諭百
禄云恐彰先帝之失宜刪去之百禄如公著所諭但以
人言孔多為説及是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凶人在位
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

世之規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
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
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
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
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
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
宜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
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其欺

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藉縱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阼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欺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王巖叟朝論云十九日右司諫蘇子由首言呂惠卿罪惡二十一日左正言朱公掞繼之六月二日右正言王明叟得惠卿在太原擅興兵討蕩西界事

甚詳論列之十七日愚繼馬十八日有命奪惠卿資政殿學士落四官以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二十日四諫官會於興國之戒壇列章再論罪大謫輕公議未厭乞重行誅竄二十日只於諫章後批出云呂惠卿罪惡貫盈雖已施行而諫官彈糾不已不可令處善地宜貶竄一遠小處以塞公議十八日告詞范子功行十九日門下進入畫可諫章上二十一日送連前告降出二十二日蘇子瞻行告二十三日進呈除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本州公事議者方以為快政目云王巖叟等言惠卿責命未厭詔特責建寧節度副使本州安置

詔諸將下遇大教弓弩槍刀摽牌野戰格鬬無給賞其排日教閱自依將法

壬子前戶部尚書李承之為樞密直學士知青州政目無此

詔府界三路保甲應色役除法該免教者遇冬教三丁以上之家正身赴以餘丁代役第四等以上兩丁戶非保正者役日權免新無

交趾郡王李乾德言下邑有勿陽勿惡二峒八縣與省壤接連前後被守土人叛去委身歸明其勿陽於丙辰年蒙收入省勿惡於壬戌年蒙收設通康隘雖此等彈丸之地尤切痛懷常不離夢寐者誠以先祖臣平昔誅擒僭逆衝艱冒險畢命之所致也今未造不能嗣承豈敢備數於藩垣偷生於頃刻

也甲子年廣西經略司嘗為申奏先朝以宿桑二峒六縣賜臣主領按宿桑等見屬下邑非今茲陳請之地不敢拜命伏遇陛下一新宇内謹具表以聞詔答曰廼者邊臣言卿首領侵我疆陲先皇帝務在寛仁申頒詔諭俾從辨正亦既驗明特劃康隘之區用示君恩之賜德音如在詔墨猶新固宜追體包荒恪遵分畫何期累奏尚執前迷仍指新界之疆更為己物之舊無厭至此事上奚觀諒卿意之豈然殆人言之致惑況茲州峒久為

王民自昨克復廣源之時以至給賜順州之日與彼田土本無交侵卿其務盡至誠祗循先詔益謹撫封之守勿從生事之謀勉副眷懷永綏寵禄仍令廣西經略使苗時中移牒折難 大宗正司言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叔盎四次唐突已累放罪顯無畏憚詔叔盎特展二年磨勘 詔陝西路轉運司收糴斛斗充緣邊五年之蓄 元年二月二十九日三年四月六日紹聖元年十二月三日 詔河北路監司分詣諸州以義倉常平穀賑濟被水闕食人戶 禮

部言應須索官物合日下應副及有旨更不覆奏者行訖並乞奏審隨事降付三省樞密院照據從之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臣昨論列賈種民罪犯猥惡資性傾邪刻薄乞罷駕部員外郎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使累有過犯不經責罰之人少知懲戒久之朝廷方差種民權知臨江軍知臨江軍在五月二十八日　種民通判資序就使未遂有司亦不當假以軍壘士論洶洶臣以朝命已行不欲再有論奏今聞改知通利軍殊不曉所以聞呂公著以臣前

章曾語及增添御史臺案外情理八節誣陷蘇頌呂公著以此引嫌屢曾營救不欲正其罪惡以致優假軍麾今來又移改近地臣之所言乃以公論為朝廷逐邪佞清流品不知呂公著何為屢引私嫌欲廢公議遂使種民黨緣僥倖再有陳請以便其私如此則無行小人但能誣罔執政不患不得美官善地不知如此施行有何義理伏乞聖慈特賜指揮檢會臣前奏早正種民於法不然且令速赴臨江軍本任免士論别有譏議邪佞略

無懲誡不報初御史彈奏種民嘗持虚券冒奪人產業又嘗寓夏伯孫家以乞假不如意鬭其兄弟諷令析居元豐中任大理官為蔡確鷹犬專中傷善良詔黜為通判已而吕公著面奏曰方種民為獄官臣亦與被誣陷今臣方在相位而種民得罪恐所懲者小所損者大非所以示天下乃寢前命及退就殿廬批旨門下侍郎韓維固執不肯書明日奏曰種民罪惡衆所共知奈何以吕公著故屈朝廷公議公著復為請乃有臨江之命於

是又改通利軍實録載種民責漢陽軍在五月二十八日按六月八日乃復漢陽軍不應旬日前已差知軍據呂公著家傳初差知臨江非漢陽也今從家傳林旦章别本亦稱漢陽今并改之家傳又稱初黜種民通判而實録不載今附見傳又稱六月八日而奏尋自臨江改通利業實録六月二十八日乃復通利軍則二十八日以前不應便差知軍今附此事於未降詔時并改二十八日復通利軍為是月而不出其日庶不相牴牾　御史中丞劉摯言准今年閏二月八日聖旨内一項提舉官累年積蓄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主管依舊常平法臣伏詳常平財用既歸提刑司又言依舊法則自是合依熙寧以前提刑司所行常平糴糶

之法事理分明續准四月二十八日勑命因中書省檢會遂將前項制旨內依舊常平法指執以為青苗散斂取息之法申明行下命令反覆天下失望尋聞臣僚累有論奏其事利害臣不復詳言今來伏覩呂惠卿責降制詞有首建青苗之語夫以建議者為罪則是朝廷知青苗之不可為也苟知其不可為又坐首議之罪矣而獨安然行之此臣之所以未喻苟以為此法誠有利於天下則何故明於制詔坐以為蠹國害民之罪哉自青

苗之議行而天下以聚斂疑聖旨者將二十年矣幸而有閏月八日指揮行之未久遽已移奪今又幸而有惠卿青詞此亦足以知聖主哀念疲民未嘗輙忘於懐故因事輙見之詔令既明布天下不可重歛伏望深究利害特降睿旨常平錢物並依閏月八日敕旨仍申明敕內舊常平法為熙寧以前常平糴糶之法以幸天下以伸號令貼黄稱青苗之法可行則難指以為建議之罪知建議者可罪則青苗之法不當行二者不可並立也

然二者之中是非易見伏望速罷青苗之法以解天下之疑慰萬民之望又貼黄稱臣固知國用亦或有頼於此然往者常平舊法以時之豐荒物之貴賤為糴糶之制若典領得其人出納給貸盡其法則非獨補凶歲平物價而已至於公家之利未必減於青苗鞭朴之所得也又貼黄稱雖云不抑勒召情願然民間以舊欠所逼每歲須至再請勢不得遂其情願也新陳相壓此民之所以困今若罷之則民間舊欠亦須寛作料限送納所

貴易於了足摯奏所稱四月二十八日敕命實録並無有據王巖叟四月末奏亦止稱四月二十六日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蓋二十八日當作二十六日字或誤耳實録稱三省同建請摯稱中書檢會其實一也摯遺藁此奏以六月二十六日二上今附本月日又一奏乃七月二十一日上

是日十六日壬子內出手詔付三省樞密院曰向者朝廷講求法度務以寬厚愛民而搢紳之士往往不原朝廷本意速希功賞有誤使令或議法失當或掊斂毋節或姦回附勢或講事飾非或多結權貴或力舉邊事殘民蠹物久益知弊致使羣言交攻不已苟無澄肅必紊紀綱止以其

罪顯者迺行竄逐自餘干涉之人夙夜怵惕不無憂虞

予當新政務存大體一切示以寛恩更不追刻咸使改

過自新各安職業可做此意作詔書布告中外